

今年暑期，我与友人同游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梅山文化园，夜宿山间吊脚楼，与一场夜雨不期而遇。

寻常夏雨多急躁滂沱，而梅山的雨，从容恬淡、温柔绵长。雨丝细密轻柔，穿拂万顷竹海，漫过层叠青山，浸润错落有致的古建群落，涤净悠长古朴的青石街巷，轻拂溪畔静立的风雨廊桥。烟雨为墨，山水为纸，古寨为景，寥寥几笔，便将整座梅山文化园铺展成一幅空灵温润的水墨长卷。

屋檐听雨雨淅淅，耳畔拂风风沥沥。“滴答、滴答……”夜色四合，林海沉沉，山野万籁俱寂，唯雨声不绝于耳。它错落敲打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青瓦之上，清脆悠扬；飘落山谷溪涧，与林间薄雾相融，漾起朦胧水汽。烟雨迷蒙的青石古街上，



▲梅山文化园

偶有游人撑油纸伞缓缓穿行，步履悠然；吊脚楼檐下红灯笼随风轻摇，暖黄灯火穿透烟雨夜色，辉映黛瓦古木、叠翠远山，温柔且安然。灯火伴雨，古寨临风，

沉淀千年的梅山人文底蕴，与旅途滋生的柔软心绪，皆随潇潇雨意，浸入心底、萦绕眉间。我临窗静立，隔一帘烟雨观望。细雨簌簌落于窗前，细碎

轻盈，如花悄然绽放，洗尽俗世浮躁，予人安然抚慰。幽深山谷之间，隐约飘来友人的歌声，空灵婉转的曲调与淅沥雨声交织缠绵，回荡在深山幽谷，缥缈悠

扬，成为梅山雨夜最动人的风情。

这深藏于安化群山之中的梅山文化园，集中呈现悠远的蚩尤文脉与淳朴的梅山民俗。一山藏史，一景含韵。岁岁夜雨涤荡山林草木，沉淀岁月沧桑，也让人于静夜山居之中，观山水不语，品人间起落，于风物从容里，读懂安然静好的人生真意。

人世相逢，皆是缘分。此番与友人山中相聚、雨夜同赏，是旅途难得的温柔馈赠。蓦然醒悟，漫漫光阴里，“我们”二字温热动人，却也暗含聚散匆匆的惘然。这般淡而无伤的怅惘，与梅山夜雨的清幽意境相融，格外绵长。

夜色渐深，雨势渐缓，风细雨柔，山间灯火错落铺展，倒映于山野湖面，这梅山雨夜的清幽景致，漫过我的眼睛，温暖着我和我挚爱的人间。

秋安然

文 / 刘国英

清晨，听到窗外鸟雀的啼鸣，走出门，迎面微凉的风拂来，虽然一切还留着盛夏的余欢，但凉风里已有着秋的气息。草木还绿得发亮，可它已不再疯长，叶片边缘已渗出微黄。

河滨路旁的紫薇花，雪白玫红，薄薄的花瓣，折皱像波浪样的蕾丝边。偶尔有花瓣落地，黄黄的花蕊便收拢，形成圆圆的小灯笼，又像绿色的小布袋，里面有无数生命在躁动。紫薇花很浪漫，从盛夏一路开到秋天，要将夏的热闹，收敛成秋的果实。

漫步堤坝，忽然发觉清晨竟有薄薄的雾，笼罩着四野。远处的树木田野，近处的楼房、彩虹桥、潺潺河流，都朦朦胧胧，似一幅适当留白的水墨画，尽显独有的浪漫。低头看到草尖上露珠晶莹，蹲下来，指尖一碰，细碎的水珠倏地不见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路边的梧桐树叶，那浓得化不开的深绿，叶尖上已染上一抹浅浅的金黄，风掠过，树叶絮絮低语，洒落几片叶子，像是给大地发的邮件；树上的蝉还在拼命地嘶叫，像是在和盛夏作最后的道别。

午后小憩片刻后，感觉阳光渐渐收缩了骄人的锋芒，有点温和地扑向大地。院子里，桂花树下，公婆坐在椅子上，品着茶，看着报纸。光影斑驳落在老人肩头。桂花的花苞藏在枝叶间，隐约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香甜。婆婆端着茶杯，品着茶叶的香醇，抬头看看天，对公公说：“你看，天高了，云淡了。”公公站起来，看看天，看看风摇着桂花树的叶子，念道：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秋天，自有秋天的景致。”

夕阳浸透流云，云霞随风浮动，天空似一幅壮阔流动的画卷。夜晚褪去暑热，天地间的阳气渐渐转向收敛，庄稼不再肆意生长，开始灌浆饱满，草木也慢慢沉淀色泽，呈现秋的韵味。桌上摆着新鲜的黄梨、大青枣、蟠桃，一口咬下，清甜多汁，那是季节新鲜的脆甜，是初秋赠予人间的美味。

初秋不是凋零的开端，不是凄冷的萧瑟。它站在时令的节点，是缤纷的色彩，是温柔的过渡，它如一叶轻舟，深情留住盛夏的脚步，将秋的凉爽、平和，送到秋色里，让草木从容褪去繁华，世间万物酝酿秋日的丰盈。人置身其间，心境也安然，不再急于追逐热闹，仰望星空，银河漫漫，辽阔明净，听蛐蛐低吟浅唱，宁静舒畅。

浅秋，就这样静静流淌，于一风一叶之间，守一份人间安然。

乡野光阴

文 / 王玉玲

时，马车上就堆起半车青草。

野草拉回院里，母亲把其中的野菜切碎，倒进大陶缸，浇上沸水，再拌上玉米面和稻糠喂猪。发酵后的气味并不好闻，猪却吃得香，哧哧的进食声在院子里回荡。多年以后再看见野地里的旧陶缸，我总会先想起那个院子，想起父亲的马车和母亲忙碌的背影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益母草是最温柔的草木。它秆子挺直，叶片细碎，夏天开淡粉色小花。那时母亲常吃益母丸，圆圆的药盒外裹着白蜡。药吃完，空盒子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我们甚至偷偷掰一点黑褐色的药丸尝，入口微苦，过后竟有一点回甘。

小的时候，不懂母亲为何总在吃药，也读不出她的辛劳。后来才明白，记忆中那株不起眼的益母草，早已和母亲的身影叠在一起。草木本无言，人却会在多年以后，从一片叶、一朵花里，重新读懂亲人。

荒坡上还有老鸛草，村里人叫“老牛爬山”。细软的茎蔓沿着地面伸展，果荚像细长的鸟嘴。放牛割草的间隙，我们蹲在地上拉扯它，嘴里念着“老牛爬山”，看那“鸟嘴”一点点卷起来。村里老人有时还会采它煮水泡脚。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生活用法，我们从小耳濡目染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

最让孩子惦记的，还是能入口的草木。地梢瓜，我们叫老瓜瓢。春夏时藤蔓贴地铺开，细碎的白花谢后，结出纺锤形嫩果。摘下嫩果，断口会渗出乳白色汁液，剥开外皮，果肉绵软清甜。当时村里没有小卖部，买东西要去邻村的供销社，我和五姐、海霞、玉秀便常跑到西拉木伦河边的沙坡上寻老瓜瓢。找到一枚就迫不及待剥开吃，有时吃得舌尖发麻，还舍不得停。

秋风一凉，老瓜瓢的外皮干枯开裂，白绒裹着细小的种子，被风一吹，满坡飞散。童年时只顾着追那些白絮，并不知道一枚小小的野果也有自己的四季：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再把种子交给风。

苘麻长在田埂边，它的嫩果我们叫麻果，圆圆的，像一个小石磨。还有一种细长叶子的线麻，也浑身是宝。父亲把麻秆放进南大坑的水塘里浸泡，待麻皮松脱后剥下来晾干，再搓成麻绳。冬天，母亲坐在炕上拽麻绳、纳鞋底，唛溜唛溜的声音，一响就是半宿。她还用麻籽磨浆做麻籽豆腐，炖白菜，别提多香了。

黄花草木犀开花时，条田沟边一片明亮，乡里人叫它“好汉拔”。家里的西门塔尔牛爱吃它和山黑豆。盛夏割草，汗水顺着脸往下淌，一阵风穿过草丛，清气扑过来，人也跟着松快些。有一次我俯身挥镰，草里突然飞起一只黄啾啾，窝里卧着几枚鸟蛋，我们找来细软的草将鸟蛋围拢，静静等待雏鸟破壳。

年少时身在其中，只觉得这些草木遍地都是，太寻常。嘴馋了摘果子，好玩就折枝条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它们别离。后来我到小城生活，乡间的路远了，草木也像退到了记忆深处。

这一次回来，路还是那条路，田埂还在，风从西拉木伦河方向吹来。那些草木像不认识我似的照旧摇曳，可我却认得它们。

我忽然明白，所谓乡野本草，不只写在书页里。它也写在父亲的镰刀上、母亲的陶缸里，写在孩子们沾满草汁的手上，写在一代代乡人的日常里。风吹过来，草叶簌簌作响。它们从未离开，只等一个走远的人，再沿着旧路回来。